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梅雨/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梅 雨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保尔从小过着贫苦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具有了最基本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红军战士朱赫莱,从此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说根据真实史料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创作而成,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苏联革命初期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的社会生活。

在苏联解体前,此书以 161 种文字印发了 600 多次,流传于世界各国,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教育青年的“生活教科书”。

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乌克兰著名无产阶级作家。作者在全身瘫痪的状态中完成了这部巨著,获得了“列宁勋章”。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i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nove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or to the disaggreg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book had been published over 600 times and translated into 160 languages. It is a famous “textbook” of behavior for you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n 1930, undaunted by his paralysis and blindness, Nikolai Ostrovsky, a Ukraine writer, began work on first novel,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centers on a young Ukrainian lad in 1916, Pavel Korchagin, who has just been expelled from Father Vasili's school. His mother finds him a job in a local kitchen and he soon finds out the meaning of hard work, while his eyes become opened to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a corrupt and demoralised society. Working long, hard shifts for next to nothing while seeing bosses living the high life gives him a healthy anti-bourgeois instinct which is to stand him in good stead in years to come.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9)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4)
第六章	(77)
第七章.....	(107)
第八章.....	(130)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60)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98)
第十三章.....	(230)
第十四章.....	(255)
第十五章.....	(264)
第十六章.....	(276)
第十七章.....	(296)
第十八章.....	(309)

第一章

“在复活节前到我家里来复考的人，站起来！”

一个身上穿着法衣，脖子挂着一只笨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看着全班的学生。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好像要穿透了从座位上站起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牧师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你们坐下。”

女孩们舒了一口气，快活地坐下去。瓦西里神父那对又小又亮的眼睛，便倾注在其余四个小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子旁边。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是抽烟的？”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全不抽烟。”

牧师满脸通红，大声叱道：

“混帐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酵里的烟丝是谁撒的？你们真的不抽烟吗？”好，让我们来瞧！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快！我和你们说什么来的？赶快掏出来！”

他们中有三个，把各自袋子里的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面。牧师小心地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线缝，想找出一点烟草，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他转向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穿着灰衬衫和蓝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的孩子。

“你干什么像木头一样的站在那儿？”

那黑眼睛的小孩心里恨透那牧师，瞪着他粗声回答道：

“我一只口袋也没有，”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着那缝上了的口袋。

“哼，没有口袋，是吗？你想这样我就不晓得谁会做出那下贱的恶作剧，把复活节的面酵糟蹋了呢？你想此后还能够做这里的学生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会那样便宜。上次只为了你的母亲恳求，我才没有把你开除，这回怎么也不能饶你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拧着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就把门碰上。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谁也不晓得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要这样子给开除出去。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薛尔基·布鲁克才知道这事情。当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人，在牧师家里等着复试时，他亲眼看见保尔拿下一撮烟丝，撒在牧师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酵上。

保尔走出去，在直通学校大门的台阶的下面，坐了下来。他想，他要怎样回家去吗？他对在消费税监督家里当娘姨，每天由早忙到晚，对大小各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要怎样说呢？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现在我要怎么办呢？一切都为了这该死的老牧师。我当时干什么要把烟丝撒在面酵上呢？那是薛尔基怂恿我干的。他这样说：‘喂，让我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牲撒一把吧。’这样，我们就把烟丝撒下去。现在薛尔基倒逃过去，而我大概是准要给开除了。”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是老早就有了恶感的。有一天，保尔和米士加·列夫楚诃夫打架，给先生罚了“不准回家吃饭。”先生为着不使他独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他坐在教室里后面的凳子上。

那教师是一个瘦个子，穿着黑色短褂，正跟学生讲着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跟地球也差不多。他听了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先生，这跟《圣经》上所说的完全两样呢？”但他怕人家笑话他，所以没有站起来。

保尔的《圣经》课，牧师总是给他一百分的。《祈祷书新旧约》他都背着烂熟；也清楚地知道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因此他决心把这件事问问神父。到了下一次的《圣经》课，神父刚坐下去，保尔马上就举起手来，等到得到了允许时，他便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四年级的先生说地球已存在了几百万年，不像《圣经》上所说，五千……”

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沙哑的喊声阻止了：

“混帐东西，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保尔还没有开口回答的机会，牧师已经探住他的两只耳朵，开始往墙壁上猛撞。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给推到走廊上去了。

隔天，他的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复学。从那天起，保尔便恨死了牧师。又恨他又怕他。他从来不忘记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牧师给他的这顿不当的敲打，因此他变得愠怒和阴沉。然而他以后还得受瓦西里牧师无数次较小的侮辱。为着极小的事情，牧师便罚他几个礼拜天天在教室的角落里站立，而且从来不曾问过他一次问题，因此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不及格的人，到牧师家里去复试。就当他们在厨房里的時候，他便把烟丝撒在预备蒸复活节糕用的面酵上。虽然谁也没有看见，但牧师马上就猜出这是谁干的。

下课后，孩子们成群的涌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但保尔一句话也不说。薛尔基·布鲁克留在课堂里；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但无法帮助他的朋友。接着校长埃弗林·瓦西里耶维齐在教职员室的窗口出现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怀着一颗猛跳的心，朝教职员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中年人，向站在一边的保尔看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的，让他留在这儿试试看。条件是这样：现在我每月给他八卢布，值班的时候管饭，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隔天早上七点，两天有一天休息，可是不许偷东西。”

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保尔不会偷东西，我可以担保。”

“好吧，那么让他今天马上开始。”他转过去，向他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店员说：“姬娜，带这小孩到盘碟洗藏室，叫佛露吉亚安顿

他，顶替格里斯加的工作。”

女店员放下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膳厅朝通到盘碟洗藏室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一面急急地和他并着走，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现在要尽力做活，别叫自己丢脸呵，亲爱的。”

母亲说了之后，就用着忧郁的目光送着他，并向出口走过去。

盘碟洗藏室里的工作非常紧张：在一张桌子上，堆着好大的一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拭。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点的小伙子，有着一头金黄色的蓬乱的头一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壶，一大锅洗盘碟用的开水，正冒着水汽，把整个洗藏室里弄得雾茫茫的，所以保尔初时看不清那些女工们的脸。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中央，不晓得他应当做什么，也不晓得应站在什么地方才好。这时候姬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碟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佛露茜亚，这是刚给你雇来的小崽，预备顶替格里斯加的。你告诉他做些什么吧。”接着她转向保尔，指着那个叫做佛露茜亚的女人说：“她是这里的工头，她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随后就转身走向食堂去。

保尔点了点头，疑惑地注视着站在他前面的佛露茜亚，佛露茜亚正拭去前额的汗水，好像在估量他称职不称职似的，从上到下的端详他；接着，她便卷起一只滑到肘节下面的袖口，用一种非常愉快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工作是挺简单的：你看见那座大的铜锅了吗？好，看到了，你每天早上准时的烧热它，把整锅的水烧开。自然，木头要你自己劈，那两个大茶壶也要你对付。另外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帮着擦拭刀叉，把脏水提出去。”

“不过，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婶婶？”保尔说。他刚刚说完，洗藏室里的女工们，因为他临末那称呼，发出了哄然的笑声，特别是佛露茜亚笑得更厉害。保尔因为蒸气的关系，看不请她的脸庞，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有点难为情，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年纪不小的女工说：“到

这里来吧，你好帮着我擦刀叉。”她给他一条毛巾。“看好，拿住这东西，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撑住它，再把叉子在这上面来回的擦，每个叉尖都要擦得干干净净。我们这里对这件事是挺认真的。绅士们时常要看看他们的叉子，要是他们找到一点点的齜齜，那就麻烦了，你会莫名其妙的给老板娘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人老板呀。”

女工们又发笑了。“呵，你说的不对，小朋友，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家具，一个傀儡，这里真正的老板是老板娘。不过她今天出去罢了，等会你就会看到的。”

通洗藏室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捧着一大叠脏盘子进来。其中有一个阔肩、斗鸡眼和三角脸的家伙说：

“要上紧些呵。十二点钟马上就到了，可是你们还在寻开心呢。他说着看见了保尔，便问道：

“这小家伙是谁？”

佛露茜亚回答：“这是我们新来的小学徒。”

“呵，”他说，“这是你们新来的小学徒。那么——”他那粗大的手按在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大茶壶那边，“这两个大茶壶你得时刻准备妥贴，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一个只有一点儿火光。今天我们饶了你，明天要是这样，你就得吃耳光。明白吗？”

一句话也没说，保尔预备烧水壶去了。

他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保尔从没有一天像他第一天那样的卖力气。他晓得这跟在家的时候完全两样，家里母亲的话是可以不听的。那个斗鸡眼的堂倌已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光。于是保尔脱下长靴，把它放在烟囱上面。木炭吹红了，十加仑的大肚茶壶，开始迸射出点点的火星。接着他提走了一桶脏水，把它倒在垃圾堆里，还把湿木柴堆在铜锅下面的火旁边，让湿的衣裳披在滚开的茶壶上面，叫他做的事情——全都做了。到了那天深夜走进厨房里的時候，他已累极了。那个年纪最大的洗盘碟佣妇，名字叫安妮莎的，看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

“这小鬼的头脑准有点儿毛病，岂不是吗？他的举动就像疯子似

的。他的形迹有点可疑,我看,他躲他们追到这里来的。”

“呵,他倒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工人,用不着老挑剔他的。”佛露茜亚说。杜妮亚也表示同情:

“他们做了一会就累死了,开头全是这样子的……”

隔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给通宵不息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终于把两个滚开的茶壶交给那个替班的,圆脸凶眼的小伙。当这个小伙子看看一切都弄停当,茶壶的水也已滚开之后,随即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吐出一口唾沫来,翻着白眼看一看保尔,然后用一种决不容许任何反抗的声调说:

“喂,瘪三,听好,明天早上准六点接班。”

“为什么六点?换班是在七点。”保尔说。

“谁要七点接班,让他七点接班好了,但是你可要在六点到这儿来。要是你啰嗦,我立刻揍的叫你爬下,你要当心,今天刚到就搭架子。”

刚换了班的洗盘碟的佣妇们,满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那孩子的挑战的声音和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走近一步,正想揍他,只因恐怕在头一天便给开除,方才没有动手。他满脸气得通红,说道:

“火气别太大,当心点,别给火烧死啦!明天早上七点钟我才来,论起打架,我们两个是半斤八两。要是你想试一下,我等着你。”

那小伙子吃了一惊,往大锅子那边倒退一步,眼睛瞪着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的保尔。他全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大的钉子,现在他有点手足无措了,只好低声的说:

“呵,好的,咱们等着瞧吧。”

保尔跟女佣们一道走出车站,慌忙跑回家去。第一天便这么满意地过去了,当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得到他的休息的人了,现在他也是一个工人,谁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自立的人了。早晨的阳光爬上了火锯工场的屋脊。过一会,只要走过了李士真斯基家的别墅,他的家,那小小的村屋,便会现在他的眼前。

他的母亲正在院子里弄着茶壶。一看见她的儿子,她便关切地问道:“事情统统不错吧?”

“还不错。”

他猜想他的母亲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从那敞开的房窗望进去，他可以看见他的哥哥阿尔青那宽大的肩膀。这使他的心情烦乱起来。他问他母亲：

“什么，阿尔青哥哥回家了吗？”

“是的，昨天晚上刚到，往后他就住在家里。他就要在火车工场里作事情的。”

保尔有点踌躇的推开门，走进房里去。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他坐在桌畔的人，就回过头来，从他那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锐厉的目光。

“呵，你就是那撒烟丝的小孩吗？呵，算了，算了，你好吗？小弟弟。”

保尔知道，跟这位突然回家来的哥哥再说下去，是不会听到好话的。他心里想，看样子这回的事情别人全晓得了，要是阿尔青不揍他的话，也免不了要骂他一顿；保尔是有点怕阿尔青的。

但是阿尔青显然不想揍他，他还是肘子靠着桌面的坐在条凳上，用着不是嘲弄便是憎恶的眼神注视着他。接着就说：“你只挣八卢布，我呢，我也过得不是很好、受苦受累，因此你千万别把这些钱喝掉或花光。”

“我晓得你已经念完了学校里的功课，要学的事情统统学到了，所以才做了洗盘碟的伙夫，在那些女招待们面前要是和人前不一样，我揍扁你。”

保尔的眼睛注视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仔细地研究那个突出的钉头。突然，阿尔青站起来说要出去，保尔舒了一口气，对自己说：“看样子，这回倒用不着挨打便可以过去啦。”

在吃茶的时候，阿尔青平和地叫保尔把开除的经过告诉他，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母亲这时进来倒茶，十分忧郁地说：

“自从你变成了这么样一个小流氓之后，你往后的事情真是不堪设想呵。”她停了停又说：“唉，估摸得他往后要成个什么样的人。说句实话，一切的麻烦都是这小无赖给我惹来的。”

——“算了，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小兄弟，牛乳既然泼了，哭也没用。

不过从现在起，你可要当心，做事别耍鬼把戏，应该做的你统统得做。你已经叫母亲受尽麻烦了。等到你目前这事情做了一年之后，我将设法把你荐到车厂里当个学徒，因为你不当一辈子老给人家洗盘碟。你必须做一个人，学会一种本事。目前你岁数还轻，再过一年，我一定设法，也许能够把你带进厂去。我已给调到此地来了，往后就在此地作活。母亲现在已不能再做工了。她在任何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所以，保尔，我的好弟弟，你要认真的，好好的做一个人呵！”

他直站起来，又高又大，把挂在椅子上的短褂穿上，对他母亲说：“我有一件事要办，出去一会儿。”他弯腰跑过门楣，走了出去。当他穿过天井，走到窗口时，他大声的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柄小刀，等会母亲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是日夜营业，从不打烊的。

有五条铁路线在秀彼多夫卡变轨站会合。总站里，人的潮流不停地汹涌着，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二三个钟头稍为清静点儿。车站上时常有几百队的兵士集合或是散开，由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无数受伤的兵士，由前线载回来，而穿着单调的灰色军用手套的新兵，就像一股洪流，不断地向各战线流去。

保尔在食堂里做了两年，每天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藏室。在那巨大的地下室里，厨房的工作异常紧张——二十几个掌厨和十个堂倌无时不在来回走动。在这两年间，保尔的工钱由八卢布增到十卢布，人也已长得又壮又高。他经过了许多的事情，曾经在厨房里当厨子的助手，过了六个肮脏的月份，后来又给调到洗藏室来，因为那权力极大的掌团长，不喜欢这阴沉的、不声不响的青年人，生怕他真会为了一点点事情暗害他。要不他是有着无穷的精力，比任何人都能耐劳吃苦，他老早就为了他的沉默失业了。

在最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狂人一样的工作着，不是搬着盘碟由食堂跳下厨房来，就是捧着菜盘，由厨房跃上楼梯走上去。入夜，当食堂这两部份的工作稍为轻松的时候，堂倌们便集合在楼下厨房的堆栈里，开始玩着“么”“九”，有许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但他一

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晓得他们每个人做了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之后，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帐，然后把这些钱喝光或是玩光。保尔很憎恶他们。“这些都是该死的混蛋，”他时常对自己说。“就像阿尔青，一个头等的旋盘匠，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我呢，只挣十卢布，然而他们只一天功夫就挣了这么多——怎样挣来的呢？来回的捧着菜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保尔认为他们跟他老板一样，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物。他也晓得洗盘碟的女佣们和女招待们，要是不答应以几卢布的代价，把她们出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们，她们就会给撵出去。

这样保尔已窥见了人生最深的底层，和它的沉淀的渣滓了。也闻到了腐烂的臭味，热烈地渴求着一切新鲜的东西。阿尔青曾设法把他推荐到车站工厂里去当个学徒，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一向不雇用十五岁以下的孩童。于是保尔唯有梦想着能够摆脱这地方的那一天，因此，他觉得他好像已给石头被熏黑了的大建筑物吸住了一样。他时常跑去看阿尔青，同他一道去视察路轨，用力帮他的忙。

当佛露茜亚离开食堂之后，情形更加惨淡了。保尔已见不到这个嘻笑的愉快的少女了，他觉得这少女曾经使得他对她那么的亲近呵，现在呢，当他早上到洗藏室来，听到佣妇们的刻薄的争吵时，他的生活正是一片空虚，他感到迷惘和寂寞。

入夜，添了铜锅下面的火，保尔便蹲在敞开的炉门外边，凝视那闪动的火光，温暖是多么的舒适呵。洗藏室空无一人。不知不觉地，他的思想转到最近的一些事情，他想起了佛露茜亚，于是种种的景象便生动地涌现在他的眼前。

是星期六，天刚黑透，保尔走到楼下的厨房来。在楼梯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看看那些时常聚在栈房里玩纸牌的人们。他们正赌得很起劲，查里瓦诺夫是庄家，脸孔兴奋得血红的。

接着保尔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那是蒲罗霍士克在走下来。保尔躲到楼梯的下面，等蒲罗霍士克走下厨房去。楼梯下是阴黑的，蒲罗霍士克看不见他，当他转弯走下去时，保尔看见他那巨大的头和宽阔的

肩膀。接着又有人脚步轻轻地匆忙走下楼梯，保尔听见一个听惯的声音说：

“蒲罗霍士克，等一下子。”

蒲罗霍士克停了步，转过身来，朝上面的楼梯望去。

“什么事呀？”他不高兴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保尔看出她是佛露茜亚。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口，用一种哽咽而微弱的声音说：

“蒲罗霍尔，亲爱的，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蒲罗霍尔粗暴地摔开他的手臂，声音深沉而严厉：

“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了你吗？”

“但是，蒲罗霍尔，他给你三百。……”保尔听见佛露茜亚的声音中，带着强自抑制的呜咽。

“三百卢布？”蒲罗霍尔讥笑她。“你想全数都拿去吗？好太太，难道你想一个洗盘碟的女工能值这么大一笔钱？我可以说，给你五十卢布就尽够了。这还算是你的好运道，那些比你干净一点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你拿了这么些，照理是应当感谢的。只睡一个晚上，就有干干净净的五十卢布拿到手。这世界的人们并非都是傻子，你要晓得，现在我再给你十卢布，不，给你二十吧，我是很慷慨的，可是再多就不行。要是你不再胡缠，你往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会代你找主顾的。”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蒲罗霍士克便转身走进厨房去。

“你这猪猡，你这肮脏的猪猡！”佛露茜亚在他后面大声的咒骂，接着便靠着柴堆，开始哭泣了，她的身子因啜泣而战颤。

当保尔站在楼梯下面阴暗处，听到了这对话，眼看着佛露茜亚在那儿因哭泣而颤抖，还用头碰那柴堆的时候，他的感情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但他并没有跑出来，只一声不响地使劲挣住那扶梯的铁柱，同时，有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而且不断地在燃烧着：

“就是佛露茜亚，就是佛露茜亚，也给他们出卖了……佛露茜亚呵，佛露茜亚！”

在他的胸怀中，他对蒲罗霍士克的憎恨，是更加强烈了，这憎恨咬啮了他，而他周围的一切也显得更加阴森和嫌恶。

“呵，要是我有力气，”他想，“我一定打死这流氓！”他希望他能跟他的哥哥阿尔青一样强大和有力。

炉里的火在闪动，小小的火舌灭了后，又颤颤地升上来，合成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卷的火焰，在保尔看来，它好像正在讥笑他，对他吐着舌头，向他挑战。房里异常静寂，只有炉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那平匀的水滴的响声。

克林加跑了进来，把擦得晃亮的炒锅搁在架上之后，不住搓着双手。厨房里再没有别的人了，值班的厨师们和女助手们都在外套间里睡觉。夜里三点钟，厨房里是静寂的，克林加一向就在这时候跟保尔一道消磨过这时间。这厨房小厮现在跟保尔是要好的朋友。他一上来，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便说：

“你究竟在干什么呀？在向老火炉施魔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停止对火焰舌头的注视，他那闪亮的眼睛直视着克林加，克林加看出他的眼睛正蕴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从他这好同伴的眼睛里，看到这么一种表情，这在克林加还是第一次，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惊愕地问道：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有了什么事情吗？”

保尔站起身来，走近克林加，坐在他的旁边，用一种阴郁的声音说：

“没有什么事情，只是觉得不痛快，克林加。”他把双手放在膝头上，使劲地紧挣着。

克林加用肘节支起身来，说“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不是？”

“你说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吗？不，从我到这儿做事情之后，我就碰到了。只要你看看这里的情形吧。我们就是做到死了，结果得到了什么呢？挨打！谁高兴，就揍你一顿，而且不准回手。老板们雇我们替他们做事情，但是谁力气大，谁就可以随便敲倒你。不是吗？不管你怎样卖力气，你不能统统讨好他们，这样，你就得受罪。不管你怎样起劲做事，应做的事情统统做了，使得别人无从责备你，尽管你三头六臂，结果还是讨好不了人家，毕竟你活该要倒霉。……”

克林加吃了一惊，阻止他说：“别那样高声，要是谁进来，一定听到你说的话。”